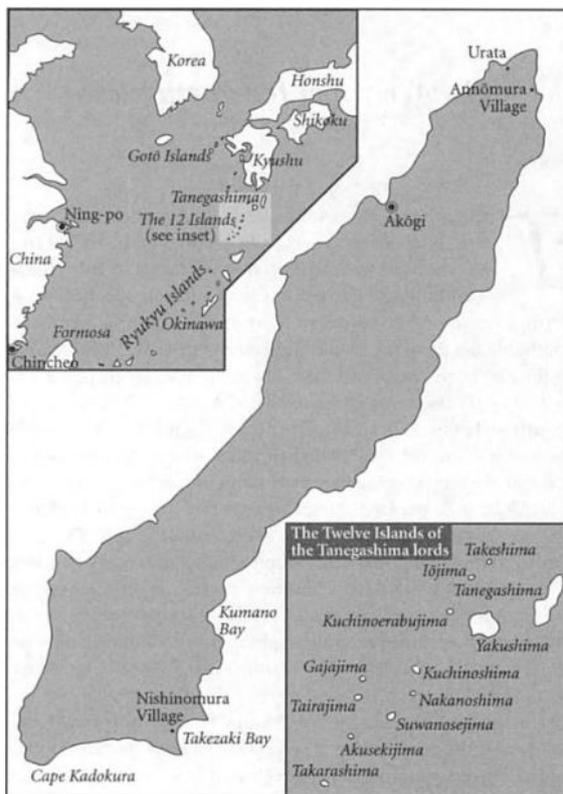


歐洲人初抵日本之探討

張蘭星*

16世紀40年代，歐洲人首次到達日本，其後他們在日本進行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傳教和經商。關於歐洲人(葡萄牙人)初次到達日本島的各種情況，史學界有眾多分歧。本文着力分析葡人初抵種子島的背景、歷史記載以及有關爭論。葡人到達種子島雖然只是浩瀚世界歷史中的一個小篇章，但其意義仍然深遠，它標誌着日歐首次正式交流，開闢了東西交往的新篇章。



日本種子島

(資料來源：Olof G. Lidin, *Tanegashima: The Arrival of Europe in Jap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2. 種子島的英文Tanegashima)

現代歷史學者詹姆斯·穆多齊曾道：“154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蘇格蘭的瑪麗皇后出生。同年，完成日本統一大業、建立江戶幕府的德川家康也出生了。也是在這一年，歐洲人首次來到日本。”⁽¹⁾日本和西方史學界對日歐的首次接觸有共識也有爭論，史學界普遍讚同葡萄牙人到達種子島是雙方的首次正式接觸，但葡人初抵日本的具體時間和人物一直存在分歧。漢語學術界對此問題雖然有所提及，但系統的和討論相當少。鑒於歐人初抵日本具有開拓意義，遂收集各方資料，對此做一綜合探討和分析。

動因、準備與嘗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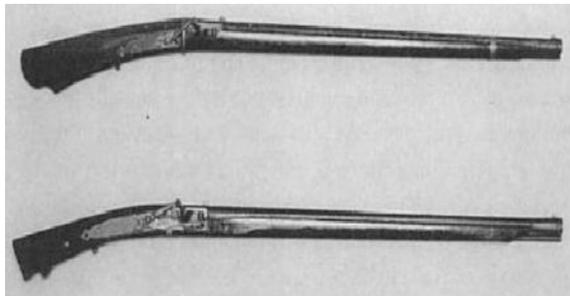
古希臘和古羅馬迄今沒有發現關於日本的記載。西方學者多納德·F·拉齊認為：“西元9世紀，波斯文獻中提到的倭寇(文獻中描述的亞洲人“Wakwak”的發音很像倭寇)，可能是指日本人。”⁽²⁾13世紀，歐洲旅行家馬可·波羅對東方的金銀島⁽³⁾進行了文字描述。《馬可·波羅遊記》(《東方見聞錄》)問世後，西方人開始把視線投入到世界的最東端。馬可·波羅的記載雖然生動，但描述比較簡單，而且有人懷疑其真實性。馬可·波羅是意大利威尼斯人，1271年隨父親遊

*張蘭星，四川大學歷史學博士，就職於四川行政學院，現今研究方向為明治維新前的日歐關係史。



初登種子島的葡萄牙人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此圖由日本江戶時代的浮世繪畫家葛飾北齋在1817年所作)



火槍

(資料來源：Olof G. Lidin, *Tanegashima: The Arrival of Europe in Jap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5. 上面的是葡人帶到日本的火槍，下面的是種子島自製的火槍)

歷中國。他在中國南方(杭州、泉州等地)聽到關於金銀島的傳聞，對此他這樣記載：

金銀島 (Zipangu 或 Cipangu⁽⁴⁾) 是東洋的一個海島，位於大陸或蠻子 (Mangi) 海岸相距大約 1,500 里的海上。(……) 根據曾經到過那裡的人描述，這個國家的王宮富麗堂皇，蔚為奇觀。王宮的整個屋頂用金色板塊覆蓋，和我們用鉛遮蓋屋頂一樣，更恰當地說，和我們用鉛皮蓋教堂一樣。宮殿的天花板同樣用貴金屬做成，許多房間內有很厚的純金小桌，窗戶也用黃金裝飾。宮殿的豪華程度實在難以用語言表達。”⁽⁵⁾

馬可·波羅提到的金銀島很可能是指日本。從描述可以看出，馬可·波羅心中的金銀島富裕而美好。雖然歐洲人對金銀島仰慕已久，但在《遊記》問世後的二百五十年裡，竟沒有一個歐洲人踏入金銀島。對於歐洲人來說，金銀島就像夢幻仙境一般漂浮於遙遠的東亞海域中。

近代西方人對日本的重新認識可首推葡萄牙人托梅·皮列士 (Tomé Pires)。他在其著作《東方志》(An Account of the Orient, 約成書於1515年) 一書中根據中國及琉球商人提供的材料，對日本略有記述：

據中國人說，日本島比琉球島更大，其國王更有權勢更強大，並且不喜歡做生意，他的子民也不喜歡。他是一位異教國王，中國國王的藩屬。他們不常去中國做生意，因為距離遠，他們又沒有船隻。從琉球到日本需要花費 7-8 天，攜去的商品用以交換金和銅。琉球人和日本人做衣料、漁網以及其它商品的買賣。⁽⁶⁾

雖然皮列士對日本的認識尚停留在傳聞階段，但較之中世紀的“金銀島”傳說，畢竟向事實大大邁進一步。皮列士在其著作中第一次使用“Jampon”來稱呼日本。“Jampon”已經接近現代英語中“日本”(Japan)的讀寫。據說“Jampon”源自中國福建人對“日本國”的地方發音“Jih-Pen-Guo”，皮列士有可能在與

福建人貿易或交談時，瞭解到此詞，然後用拉丁文“Jampon”將其表述出來。⁽⁷⁾

哥倫布在1492年發現美洲前，一直對馬可·波羅介紹給歐洲的黃金寶庫——金銀島深感興趣。當他率領西班牙艦隊由大西洋向西航行時，東方金銀島是航行目的地之一。直至他發現西印度群島之一時，他還認為那裡可能是馬可·波羅所指的金銀島。（後來若干年才弄清楚美洲與亞洲之間隔着一個太平洋）他前後四次向西遠航，據說其動機之一仍然包括探尋金銀島。⁽⁸⁾除了哥倫布，其他一些歐洲探險家也一直在尋找金銀島。16世紀中後期，菲律賓成為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人探險東方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尋找金銀島，他們曾多次派遣探險隊前往東亞，結果一無所獲。當西班牙人到達日本後，還在繼續尋找金銀島，他們認為金銀島就在日本近海附近。⁽⁹⁾1611年，一位名叫維奇卡依諾（Vizcaino）的探險家被西班牙國王派往日本，在受命執行的諸多任務中，仍然包括尋找傳說中的東方金銀島。⁽¹⁰⁾

16世紀40年代，葡萄牙人來到種子島，歐洲人終於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從表面上來看，葡萄牙人到達日本屬於偶然事件，但實際情況並非風暴那麼簡單，其中蘊含着歷史的必然性。

第一，從15世紀下半葉起，西歐大西洋沿岸各國展開了大規模的海上冒險和殖民遠征，地理大發現（或大航海）運動拉開了世界歷史巨大轉折的序幕。16世紀中葉以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遠東積極展開殖民和商業活動。西葡是歐洲海外擴張的急先鋒，不僅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君主、貴族和商人亟圖向外尋求土地和財富；而且更因為他們興起較晚，地中海貿易和北海貿易已為意大利、德國和英國人等壟斷，他們祇好另覓新航路。還有些葡人為了探險、榮譽及傳教進行遠航。另外，他們還希望打破穆斯林對東西通商要道的控制。葡萄牙的亨利王子曾經從《馬可·波羅遊記》中瞭解到金銀島，並且將其作為探險目的地之一。特別是當哥倫布發現美洲後，葡人更是將探索遠東的中國、日本和亞洲其它未知地區提上議事日程。⁽¹¹⁾

第二，葡萄牙人登陸日本前，已具備堅實的航海基礎。當時的葡人擁有先進的航海技術和遠洋船隻。象限儀和星盤的使用讓葡人能夠在南半球開闊的海域航行。葡人製造的“卡拉維爾”（caravel：一種輕快小船）船非常實用，這種船通常有20-30米長，能夠抵禦不太猛烈的風暴。威尼斯旅行家卡達莫斯托（Cadamosto）認為：“卡拉維爾船是葡萄牙最優質的船。”⁽¹²⁾後來，葡人開始製造巨船，其噸位可達1,600噸，可載1,000人，被描述為“城堡一樣大的船”。正是依靠這些技術和航船，他們成功地繞過了好望角。此外，葡人在現代武器方面的進步也很迅速，他們能夠製造各種熱兵器。葡人以往在船的上甲板和船尾裝置火炮，進行技術改革後，他們在船的甲板之間（船的腹部）配置火炮，這大大提高了火炮的作戰半徑。葡船上的新式武器（火炮）讓他們能夠打敗印度洋和中國海的大多船隻。⁽¹³⁾

來到亞洲後，葡人進一步對這裡進行地理勘測。在馬六甲和暹羅，葡人開始與南航的琉球人接觸。琉球人得知葡人攻佔了馬六甲，因而拒絕與之交易。後來葡人聽到有關日本的消息，於是向東北方向進發，最後來到中國沿海。16世紀中葉，葡人已經距離日本很近，日本被“發現”⁽¹⁴⁾僅是時間問題。我們毋庸置疑中國（明朝）的海上實力，中國人要保衛海疆綽綽有餘，即便要稱霸亞洲海域也不困難，不過他們放棄了這種想法。⁽¹⁵⁾因此在遠東海域，葡船就顯得更加自由和放肆⁽¹⁶⁾。

第三，在葡人來到日本前，可能已有日本倭寇與他們接觸過。1511年，葡人在馬六甲建立了據點。16世紀中期，葡據馬六甲逐漸繁榮。一些日本倭寇被中國（明朝）政府驅趕，來到馬六甲。⁽¹⁷⁾他們告訴馬六甲的葡人，廣東沿岸是開展貿易的好地方，葡商可以到那裡進貨，然後去日本進行銷售。葡人很可能早有前往日本的打算，甚至可能進行過嘗試。葡日貿易最初不在日本島開展，雙方的最早貿易很可能是在中國漳州、寧波或福建沿海等地進行的海盜貿易。⁽¹⁸⁾遺憾的是，葡

人沒有留下這方面任何資料，可能當時的葡人未能弄清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區別。

到達種子島的記載

日本和歐洲文獻對葡人首登日本島均有記載，日本文獻甚至稱初到種子島的葡萄牙人為“日本發現者”。

關於此歷史事件，日本方面的史料首推南浦文之的《鐵炮記》。此文由南浦文之在1606年為種子島島主久時代筆用中文寫成。據《鐵炮記》記載：“(……)天文十二年(1543)秋，八月二十五丁酉，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國來。船客百餘人，其形不類，其語不通，見者以為奇怪矣。其中有大明儒生一人，名五峰者，今不詳其姓字。時西村主宰有織部丞者，頗解文字，偶逢五峰，以杖書於沙上云：船中之客，不知何國人也？何其形之異哉！五峰即書云：此是西南蠻種之賈胡也。(……)”⁽¹⁹⁾據文中記載，來船中有一個中國人，名叫五峰⁽²⁰⁾，他在沙灘上與當地日本人以文字(中文)進行溝通。他告訴日本人，船中相貌穿戴怪異的人是從西南方向來的蠻人，也即是首次到達日本的幾個葡萄牙人。

另有一些日本史料也記載了當時情況。17世紀後期，薩摩地區一個叫芸能的基督教徒也在其著作《火槍歷史》中提到了葡人首次來到日本的情況。他記載，葡萄牙海員到達日本後用火槍打鳥和野獸，當地日本人將這件事報告給種子島島主時堯。時堯出1,000兩黃金(或白銀)購得兩支火槍，而且還以日本女人為誘餌，試圖讓葡人說出怎樣使用火槍以及如何製造火槍。⁽²¹⁾

歐洲也有多處文獻提到葡萄牙人到達日本的情況。關於“發現”日本的報告更有可能首先來自西班牙，而非葡萄牙。1542-1544年，墨西哥的西班牙遠征軍在司令官魯伊·洛佩茲·德·維拉羅伯斯(Ruy Lopez de Villalobos)的帶領下企圖征服菲律賓，不過遠征軍未能到達目的地，一些船員還被葡軍俘擄。遠征軍中的一位船長，西班牙人加西亞·

德·艾斯卡蘭特·阿爾瓦多(Garcia de Escalante Alvarado)從西班牙商人那裡得知有關葡人到達日本的消息。當他於1548年返回里斯本後，將消息報告給墨西哥總督。阿爾瓦多整理的資料主要來自歐洲商人佩羅·迪茲(Pero Diaz)的描述，雖然是二手資料，但可信度較高。其記載內容主要如下：

滯留暹羅首府的兩名葡人欲赴中國沿海經商，他們乘坐一艘帆船出發，卻被暴風雨刮到琉球群島中的某個島上，受到島主的歡迎。……這裡叫日本，位於北緯32°左右，中國寧波到日本的距離為155里格(leagues⁽²²⁾)。這是一個氣候非常寒冷的國家。從海灘向內陸望去，他們的村莊很小。每個島嶼都有村落，但他們好像沒有國王統治。他們使用的文字是中文(……)。⁽²³⁾

這些記述雖然描述了葡人來到日本島的情景，不過缺乏具體的時間和登陸者姓名。

不過，葡人安東尼奧·加爾凡(Antonio Galvano, 1503-1557)在其著作《發現世界》(又譯為《世界新舊發現史》或《世界探險史》)中詳細描述了當時情形：

1542年，三名葡萄牙人前往中國，他們的名字為安東尼·德·莫塔(Antony de Mota)，法蘭西斯·澤莫洛(Francis Zeimoro)以及安東尼·佩克索托(Antony Pexoto)。葡人的目的地是寧波雙嶼島，大概在北緯30°左右。但途中商船遇到風暴，偏離了最初目的地，他們來到北緯32°的一個島嶼，後來他們知道這裡叫日本。他們以前聽說過金銀島，應該就是這裡。他們早就聽說日本盛產金銀。⁽²⁴⁾

耶穌會認為加爾凡記載的1542年是正確的登陸時間。在里斯本的阿茹達(Ajuda)圖書館，有未發表的耶穌會手稿《日本教會歷史》，手稿記載了1575-1634年耶穌會在日本的活動。神父克羅斯(Cros)是手稿的作者之一。據他記載：

首先發現日本的歐洲人是葡萄牙人。1542年，葡人馬丁·阿方索·德·蘇薩（Martin Alphonso de Sousa）被任命為果阿總督；同年，耶穌會著名傳教士沙忽略也到達印度；也在這一年，三個葡萄牙人從暹羅乘船前往中國。途中他們遇到颱風，在海上煎熬了24小時後，終於來到一個叫種子島的地方。⁽²⁵⁾

16世紀，葡萄牙歷史學家迪奧哥·多·庫托（Diogo do Couto, 1542-1616）曾記載：“1542年，莫塔（Mota）、澤莫托（Zeimoto）和佩克索托（Peixoto）到達日本後，受到熱情接待。葡人發現日本人鬍子很少，眼睛較小。葡人喜歡財寶，他們從日本運走了大量白銀。”⁽²⁶⁾

在所有歐洲文獻中，最具爭議的是葡萄牙人費勞·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 1509?-1583）的記載，他認為自己是首次到達日本的歐洲人之一。平托於1514年生於里斯本，十四歲時被法國海盜船擄走，幾年後被釋放。1537年搭船到印度，此後以馬六甲為基地，東至中國和日本，西及緬甸和印度，縱橫海上二十年，自叙遇到五次海難，十三次被俘，十六次淪為奴隸。他回到葡萄牙二十一年後，寫成《遠遊記》（或翻譯為《門德斯·平托遊記》），全書共227章，主要記載了其亞洲探險歷程。⁽²⁷⁾ 書中儘管有不少文學虛構，但有關日本探險的記載尚有一定史料價值。平托對登陸這樣描述：

我、克里斯桃·波拉爾霍（Cristovão Borralho）和迪奧哥·澤莫托（Diogo Zeimoto）打算乘坐中國帆船從寧波到馬六甲。不過途中遇到風暴，帆船被吹到了琉球島北面。離開琉球二十三天後，我們來到一個小島，這時大家已經筋疲力盡，而且又渴又饑。六個島民划着獨木舟過來，他們看來非常禮貌，訊問我們來自何方，為甚麼來這裡。船長回答他們，我們來自中國，到此貿易，如果貴地允許貿易，我

們將不勝感激。島民告訴我們，此島名叫“種子島”，島主叫時堯。如果交納一定費用，島主允許貿易。島主對我們三個葡萄牙人非常感興趣，訊問我們來自何方，因為他從長相上判斷我們不是中國人。船長告訴時堯，我們這三個相貌怪異的人來自一個叫葡萄牙的國家。⁽²⁸⁾

一些日本史料也提到平托是初抵日本的歐洲人之一，而且還保存有他們的畫像。史料對平托的登陸這樣描述：

一個叫平托的葡人和他乘坐的帆船在東部海洋遇到惡劣天氣，風暴將他們吹到日本，他們在九州的豐後停靠上岸。當地日本人雖然對他們有所提防，但仍然友好地接待了他們，還與他們進行交談。而且豐後‘國王’（大名）也接見了這些造訪者，他們商談了互通貿易之事。從此以後，每年都有葡船到達九州。⁽²⁹⁾

雖然到達種子島是發現日本的主流認識，但仍然有其它資料顯示更早的到達時間。日本有文獻記載歐洲黑船（黑色大帆船，可能就是巨船）於1530年首次來到日本，當地大名大友氏還接受了歐洲人敬獻的兩支火槍。⁽³⁰⁾ 據大友氏的家族史料記載，葡船曾在1541年登陸過他們的領地。⁽³¹⁾ 不過這些日本史料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尚待進一步論證。加爾凡也提到：“新西班牙總督道·安東尼奧·德·門多卡（Don Antonio de Mendonça）曾經派遣船隊從北半球北面探索東亞海域，據說探險家科迪斯（Cortez）的艦隊到達過那裡（日本）。他們的船經過了雪山，在北緯40°的一個島嶼，發現有商船和商人。據他們描述，島上有黃金房屋，屋內全是金銀裝飾物，他們認為這裡便是日本或中國。”⁽³²⁾ 如果這段記述屬實，如果能夠提供準確的登陸時間和地點，那麼首次登陸日本的歐洲人有可能是西班牙人，而非葡萄牙人。

登陸種子島的爭論

葡萄牙人登陸日本種子島的史料眾多，說法不一，此問題在史學界一直存在爭論。爭論主要圍繞兩方面展開：一是關於時間的爭論，即葡人首抵日本的具體時間。二是關於登陸情況的爭論，包括登陸者姓名、乘坐船隻、啟航地點、目的地以及日葡首次交流的情況。

從以上資料看來，根據《鐵炮記》描述，葡人登陸日本的時間是1542年8月25日（日本傳統曆）。據記載，日葡的首次交流實際上是通過中國人五峰實現的。由於葡人來自南方，所以日本人稱之為“南蠻”。在此後一百年的時間裡，“南蠻”成為葡人乃至歐洲人的代稱。織部丞與五峰的沙灘筆談是南浦文之的紀錄依據。所以《鐵炮記》的記載有一定歷史依據。

加爾凡認為葡人登陸日本的時間為1542年。加爾凡於1536年至1539年在摩鹿加群島供職，他對這一時期歐洲人在東方的活動有可靠的情報來源以及親身經歷的第一手材料。文中提到的“古書”應該是《馬可·波羅遊記》，《發現世界》就是在此基礎上編寫而成，雖然這部著作在作者死後（1563年以後）才問世，但書中的記載具有較高史料價值。

日本史學者村井章介認為，1542年，歐洲人乘坐王直的海盜船首次來到日本，並且向日本人展示了火槍。不過1543年，他們再一次乘王直的船返回日本，教日本人怎樣修理火槍（可能火槍出現問題）。他認為葡人應該是在1542和1543年兩度來到種子島。⁽³³⁾ 而加爾凡記載的正是1542年葡人首登日本島的情況，而日本《鐵炮記》提到的1543年事件，實際上是葡人第二次登陸日本的情況了。還有學者認為，葡人在1542年純粹是偶然到達日本，他們的本意是到中國貿易，其目的地並非日本，而且他們並沒有帶來火槍。待他們1543年重返日本時，才帶來火槍，於是《鐵炮記》反映的正是1543年的情況。對這種觀點，史學者沃爾夫·G·利丁（Olof G. Lidin）有不同看

法，他認為《鐵炮記》記載的時間應該不會錯。因為《鐵炮記》的作者是一個日本僧人，僧人應該是不打誑語的。況且日本人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頗深，中國史學家自古就講究秉筆直書。基於這兩個原因，葡人登陸日本應該在1543年。⁽³⁴⁾ 利丁也認為葡人可能連續兩年來到日本，不過應該是1543和1544年。

在諸多歐洲人的記述中，葡人費勞·門德斯·平托的《遠遊記》也值得重視。16世紀，前往東亞的探險者很多，不過平托是爭議最大的人物之一，《遠遊記》第一章就指出這是寫給孩子們的傳奇故事。有人說，平托“發現”日本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對歐洲有一個共同影響，即刺激了他們尋找金銀。⁽³⁵⁾ 平托將歷史和故事結合得相當精妙，以至於歷史學界都出現分歧，一些人認為《遠遊記》是歷史著作，另一些人卻持懷疑態度。平托對日本的描述似乎有些誇張，但往往這些誇張的描述被後人證明是事實。史學者法蘭西斯·L·霍克斯（Francis L. Hawks）稱平托的著作受到莎士比亞風格影響，所以其文學性要強一些，不過書中很多記述並沒有誇張。⁽³⁶⁾ 利丁也認為：“雖然平托的著作中有很多誇張描述，但這些描述並非沒有事實根據。待你仔細閱讀平托的著作後，你會發現《遠遊記》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³⁷⁾ 平托自稱1544-1556年四次到達日本。1556年11月14日，他最後一次來到日本，然後從日本豐後離開。根據豐後編年史記載，這一年確實有葡船到達豐後。而且耶穌會傳教士路易士·弗洛伊斯也提到1556年一艘屬於法蘭西斯科·德·馬斯卡雷哈斯（Francisco de Mascarenhas）的葡船離開了豐後。《遠遊記》的真實性還表現在地理方面，書中記載的地名幾乎都能在地圖中找到，平托並沒有虛構島嶼或地方。不過平托好像比較喜歡誇大數位，譬如平托記載曾經有2,000艘中國船滿載日本製造的火槍，在一次風暴中全部沉沒。⁽³⁸⁾ 有學者認為南浦文之記載的1543年登陸情況，以及平托記載1544年登陸描述，由於年份差距不大，很有可能是同一史實。⁽³⁹⁾

綜合以上觀點，我們似乎很難斷定葡人到達日本具體在哪一年。本人認為，日本方面記載的時間過於準確和單一，而且少有同時代文獻來證明其準確性。雖然加爾凡記載的登陸時間沒有準確到月日，但有同時代西方文獻記載的年代與之相同，如若昂·羅德里格茲（João Rodrigues, 1558-1633）的《日本教會史》和迪奧哥·多·庫托的《亞洲志》記述“發現”日本的年代均為1542年，因此1542的說法看似較為穩妥。

平托和加爾凡在其著作中都提到有三名葡萄牙人到達種子島。平托記述，除了他本人，還有克里斯桃·博拉爾霍與迪奧哥·澤莫托。加爾凡記載是安東尼奧·達·莫塔、法蘭西斯·澤莫洛和安東尼奧·佩克索托三人。平托不太可能是首次到達日本的葡人之一，因為《鐵炮記》對兩位元葡人有記載，他們是牟良叔舍（ムラシユクシヤ）和喜利志多宅孟太（キリレタモワタ）。因為平托的發音很簡單，日本假名對平托名字的翻譯應該很接近，但《鐵炮記》中並沒有接近平托發音的葡萄牙人名。基於這點原因，克里斯桃·博拉爾霍的身份也值得懷疑。因此，現在就剩下迪奧哥·澤莫托、法蘭西斯科·澤莫洛、安東尼奧·佩克索托和安東尼奧·達·莫塔四人。據村井章介分析，迪奧哥·澤莫托和法蘭西斯·澤莫洛可能是同一人，祇不過平托或加爾凡將其中一人的名字搞錯了。所以最先到達日本種子島的三名葡人應該是安東尼奧·達·莫塔、法蘭西斯（或迪奧哥）·澤莫洛以及安東尼奧·佩克索托。⁽⁴⁰⁾ 結合以上資料進行分析，本文作者認為登陸日本的葡人應該是三人，至於其具體姓名實在難以考證其準確性。即便不能弄清其姓名，但我們應該記住有三位葡人曾在日本島留下了歐洲人的首次“足跡”。無論他們是有意還是無心來到日本，畢竟掀開了日歐交流交往的新篇章。

關於葡船的起錨地，《遠遊記》認為是交趾（越南，古稱交趾國）。《發現世界》記載是“暹羅多朵拉港”。日本文獻也提到，首次到達種子島的帆船是從暹羅多朵拉港出發的。⁽⁴¹⁾ 西班牙人

阿爾瓦多認為帆船出發地是暹羅首府大成。祇有《鐵炮記》沒有言及來船的起錨地點。暹羅素與中國廣州有貿易往來，16世紀初，其首府大成又成為葡船拋錨之地，故“暹羅說”較為可信。

葡人乘坐的中國（走私）船其最初目的地也不是日本，而是中國寧波。阿爾瓦多的報告雖然祇提到“兩名葡人欲赴中國沿岸經商”⁽⁴²⁾，但加爾凡的《發現世界》和平托的《遠遊記》均有明確記載，中國船在駛向寧波雙嶼島途中，突遭風暴襲擊，然後漫無目的地向東漂流，一直到達日本。無論發現日本的是平托或是其他葡人，歐洲人首次登陸的地點都在日本南方，他們乘坐的船隻應該是中國走私船。而到達日本島的具體地點，以種子島說為主流。

最初到達日本的葡人很可能是歐洲商人或探險者。有學者明確指出，第一個葡萄牙商人到達日本的時間是1543年。⁽⁴³⁾ 平托的《遠遊記》還描述了中日走私貿易的情況：“船上帶來的商品在三個小時內就被賣掉，並非我們的商品太少，而是日本缺少這些商品。中國走私商人大獲其利，這次貿易的利潤相當於中國二十六艘商船⁽⁴⁴⁾貨物價值的總和。中國走私商對如此巨額的利潤已經習以為常。”⁽⁴⁵⁾ 不過描述中並沒有指出葡人是否參與貿易。另有說法，商船船主是中國人五峰，五峰運來2,500兩白銀的貨物，然後以十二倍的價格在日本賣出。商船上除了三名葡萄牙人，還有百來名亞洲人（估計以中國人為主）。⁽⁴⁶⁾ 根據這些材料進行歷史猜測，首次來到日本的葡人如果不是商人，很可能就是探險者。

1642年，雖然最初祇有三0位葡萄牙人來到日本，雖然他們可能一無所獲，雖然“被發現”的日本可能並非傳說中的金銀島，但這畢竟是歐洲人首次來到世界最東端的文明島國。葡人到達日本的意義雖然不比哥倫布發現美洲，達·伽馬繞過好望角，麥哲倫環航地球，但在地理大發現的歷史大背景下，日本和歐洲開始建立聯繫，東方和西方進一步交流，我們沒有理由忽視國際交流史上的這一重要歷史事件。

【註】

- (1) James Murdoch, *A History of Japan*, Vol. 2, New York: Ungar, 1964, p. 33.
- (2)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ume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652.
- (3) “金銀島”的具體地點至今未定，或言日本，或言印度，或言馬六甲。
- (4) 加朋斯 (Japoes) 與斯攀加斯 (Sipangas 或 Zipangri) 是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在不同時代對日本 (或金銀島) 的稱呼。
- (5) 陳開俊等合譯：《馬可·波羅遊記》，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頁199。
- (6) 皮列士：《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102。
- (7)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ume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p. 652.
- (8)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哥倫布發現美洲後，歐洲國家暫時放棄了尋找東方金銀島。主要是因為美洲擁有巨大財富和資源。
- (9) 辻達也：《日本の歴史·13·江戸開府》，東京：中央公論社，1966，頁260。
- (10) 加藤三吾：《三浦の安針》，東京：明誠館書店，1917，頁190-191。
- (11) (12) Christopher Howe, *The Origins of Japanese Trade Supremacy*, Hong Kong: C. Hurst & Co. Ltd, 1999, p. 7; p. 9.
- (13) Warren I. Cohen, *East Asia at the Cent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83.
- (14) 日本乃文明國家，並非蠻荒之地，而且中日交流交往的歷史悠久，我們可以稱哥倫布發現美洲，但如果說葡萄牙人發現日本，實為不妥。不過在“地理大發現”這個特定的歷史大範疇中，即使有學者稱之為“發現日本”，也未嘗不可。在日本學者看來，歐洲人從未到達過日本，使用“發現”一詞似乎可行。參見：加藤三吾：《三浦の安針》，頁58。
- (15) 關於中國人為甚麼沒有稱霸亞洲海域，以及為甚麼沒有參與地理大發現，我國“地理大發現”的專家張箭教授有詳盡的敘述和分析。參見：張箭：《地理大發現研究15-17世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 (16) Warren I. Cohen, *East Asia at the Center*, p. 185.
- (17) George Sansom, *A History of Japan, 1334-161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67.
- (18) Roderic Ptak, *China, the Portuguese, and the Nanyang*,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4, p. 11.
- (19) Olof G. Lidin, *Tanegashima: The Arrival of Europe in Jap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185-186.
- (20) 有學者認為此人即中國著名海盜王直。王直 (?-1559年)，又名五峰，號五峰船主；也有人稱其為汪直。明代海上貿易商人，著名海盜。
- (21) Y. Takekoshi,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Japan*, Vol.1,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282.
- (22) 一種長度名，在英、美、法等於5554.7米，約合3英里。
- (23)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ume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p. 655.
- (24) Antonio Galvano, *The Discoveries of the World*, reprinted with the original Portuguese text and edited by Bethune C. B.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601, p. 230.
- (25) James Murdoch, *A History of Japan*, p. 33.
- (26) Bailey W. Diffie, *Foundations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185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 394.
- (27) Y. Takekoshi,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Japan*, Vol.1, p. 301.
- (28) Fernão Mendes Pinto (Author), Rebecca D. Catz (Translator), *The Travels of Mendes Pint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 272-275.
- (29)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Japan Opened: Compiled Chiefly From The Narrative of The American Expedition to Japan*,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58, pp. 4-5.
- (30) 山本秀煌：《日本基督教史》，東京：洛陽堂，1918年，頁16。
- (31) Pedro Lages Correia, “Reseña de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de Murai Shosuke y ‘Tanegashima. The Arrival of Europe in Japan’ de Olof G. Lidin,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vol. 8, 2004, 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 p. 102. 又見：吉田東伍：《倒叙日本史》，第七冊，戶塚村(東京府)：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13年，頁140。
- (32) Antonio Galvano, *The Discoveries of the World*, p. 230.
- (33) (34) Pedro Lages Correia, “Reseña de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de Murai Shosuke y ‘Tanegashima. The Arrival of Europe in Japan’ de Olof G. Lidin,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vol. 8, 2004, 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 p. 100; p. 101.
- (35) Alexander Del Mar, *A Histor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LLC: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p. 302.
- (36) Francis L.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 and Japan*,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 28.
- (37) (38) Olof G. Lidin, *Tanegashima: The Arrival of Europe in Japan*, p. 104; p.105.
- (39) Francis L.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 and Japan*, p. 29.
- (40) Pedro Lages Correia, “Reseña de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de Murai Shosuke y ‘Tanegashima. The Arrival of Europe in Japan’ de Olof G. Lidin,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vol. 8, 2004, 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 p. 100.
- (41) 加藤三吾：《三浦の安針》，頁58。
- (42) Ernest M. Satow, *The Voyage of Captain John Saris to Japan*, 1613, London: Hakluyt Society, 2007, p. 64.
- (43) R.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8, p. 181
- (44) 可能是指中國小帆船。
- (45) Fernão Mendes Pinto, *The Travels of Mendes Pinto*, p. 276.
- (46) 加藤三吾：《三浦の安針》，頁58。